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九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蔣雲師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九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制策七

弘治壬戌科殿試策 明康海

制曰朕膺天命承祖宗列聖之統以臨天下于兹十有五年夙夜兢兢思弘化理非法諸古而不可然甞考之前代繼統之君守成稱賢莫盛於夏之啓商之

中宗高宗周之成康之數君者治績之美具在方册果何道以致之近世儒為之論謂聖王以求任輔相為先又謂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數君子之致治也其亦有待於是邪且輔相之賢否君子小人之情狀未易知也兹欲蔺賢為輔用君子不惑於小人將安所據邪天下之務固非一端以今日之所急者言之若禮樂若教化若選才課績征賦之法兵刑之令皆斟酌於古然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焉袪其弊而

救之欲化行政舉如祖宗創制之初比隆前代何施何為而得其道邪子諸生積學明經通於古今之宜其具實以對毋隱言毋泛論朕將采而行之

臣對臣聞天下有不可易之道而常獲於人主有不敢易之心蓋天下之事未有舍道而能集者而道固不可易也心之所向道之弘否所關一有所易則所以修於身者必不能實用其力而道之在我知之不明守之不固甫遷於此或轉於彼雖欲勤勵以求治而弛張予奪

一無所據窺伺媒孽之輩共起而乘之雖有賢人君子立於其朝漫不相信甚者或斥譴罷去不為之所天下之治將焉所賴而成乎惟有以真知道之不可易其心常憂勤惕厲而不敢以一毫茍且輕率之意雜之于中擇之必精執之必固使用人取善各有定則賢否莫吾亂而君子小人不相尤既得其人而任之以事則政無不舉而法無不振天下治宜無有不成者矣古之人君未有不達於是而能致其治者也亦未有徒達於是其

心終有易焉而能以無弊者也洪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德撫盈成之運十五年來民安物阜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業亦不過此而策士之詔乃猶惓惓焉以化之不弘治之不洽爲念陛下豈誠有未達於是而猶待於問哉臣有以仰窺聖心之於道固有不自易焉者也臣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不得所遇雖孑思筮軻之流亦且徒爾而臣之庸昧乃際遇若此臣敢有所諱而不言哉臣惟天下之深患在於久安極治而機括所不見者莫爲

之虞陛下夙夜兢兢思弘化理此固宜也然用於己不若資於人求諸今莫若法乎古古之君心純乎道未嘗敢以為易故其用人行政有非後世之所能及如啓當禪授之後繼禹之業守之以敬而伯益之用終始無間故道之得于禹者無廢墜不舉者矣中宗高宗一切信任陟巵傅説之屬而又本以嚴恭寅畏恭默思道之心成商之治又豈無所據邪殷之頑民雜於管蔡武庚之手武王之澤未洽也使非悔悟於周公篤信於召奭偕

有成康繼緒不忘之思旌别淑慝之意而禮樂之化豈能如詩書所道哉程顥曰聖人以求任輔相爲先歐陽修曰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蓋政以人而舉人既存則政自無偏陂不舉之患而治之在天下者可成也陛下欲求數君致治之績獨可舍此而他務邪亦惟有不敢易之心而已天下之政孰有出於人主之心者況用人之際又其本原所自之地哉聖制所謂簡賢爲輔用君子不惑于小人誠灼見其必然而憂勤之心有不

能自已者也蓋大君為天地之宗子必有大臣為宗子之家相相之職所以輔養君德而贊成政化天子不可一日無者豈惟夏商周為然皐䕫稷契之流雖堯舜之世亦不可無也若其賢與否則必辨之於先而後可任之於後茍辨之不明用之不當則天下之禍反有不可言者矣何者以匹夫之賤而上與天子共事其所為操縱予奪者無一不為天下之所禀受使心術或有不正而學識或有不醇則其所壞非如有司之一節一端而

已故必先有不敢易之心然後修之身者無往不實修之身者既實則出乎我者無乎不正而人之邪正自無所匿于是擇其賢者而用之則輔相得矣臣於今日豈以不得爲憂特恐所以待之者不至耳臣在草野聞朝廷用一大臣必極聳動以爲諮謀親信將必有出於恒品之外今一立京師乃或有未然者臣願陛下爲之禮下務得其心而使盡其職凡遠猷大畧不爲群議所訹一政一令必與之深言極論而後布則小人雖欲肆

其無所忌憚之私以惑吾聽而其情已先覺矣蓋小人之情不過趨利避害去其所惡而求其所喜者而已然亦必掩之而不甚露故利之來或遜且謝之害之至或以為所分且蹈之夫辭之不力則得之不固受之不力則去之不決及利害至于必不可已則亟去與取之恐後也方其有所勉而為之也其卒不可掩者已躍然於甘言悅色之閒即此試之小人之情可復遁乎既得其情則宜亟去之去之不亟則或為他巧所中而猶未免

於有感隨有即覺隨覺即去如是而已如是則君子小人不相尤君子小人不相尤則動無所妨而天下之務自無凝滯不舉之患矣臣請以聖諭所及數者言之禮樂不可以一日無此萬古不易之論然其興也雖專重其實而亦未嘗遂棄其文臣竊見近之所為禮者疎簡縱逸雖所謂儀文之末亦未之有所為樂者殘缺廢壞雖所謂聲容之細亦未之備蓋不得其本而安於苟且將就之習固如是也苟學校之教有以振作而興起之

則人心自無不止之欲而其情自無不和之發凡見之
宗廟朝廷鄉黨之際自有以去其疎簡縱逸之習而補
其殘缺廢壞之弊將不俟於進退升降而節鐘鼓羽籥
而和矣禮樂有不興者乎至夫敎化之所在其機係於
人主之心而其應屬之天下之廣萃英俊之士使之羣
遊於學讀書窮理且或莫為之變而欲驅天下之愚民
使悉歸於禮讓和樂之域固已難矣莫若先以恭儉忠
厚躬行于上不為聲色土木貨利玩好之所移易而後

徐以示於天下天下方以前日之侈縱相安而一旦之所聞見乃如此其心亦必悚然以思冷然以省苟一二大家巨族頓悟而倡改之則人之樂從者衆矣選課之法則臣於此有所深惜祖宗之於士養之以道義而信之以賞罰其用也不為之拘而其課之也幽明殿最各為之等故能皆勉于其官而優于其事比者稍有兵荒而納粟買官之人已滿吏部之簿矣雖有才德滯於所用之期用未及而顛毛已皤種種能以壯節自勵者曾

幾人哉况又黜陟之施一惟流品是視茍不本於科甲之選高官重秩未肯輕與則彼無所慕於中者又安有所忌於外哉臣願嚴其僥倖覬覦之禁使冗懦不職之徒一一謝去選惟其才而不盡拘流品試之以官而課之以實如蘇洵所謂某人廉吏也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某事以知其能然後因其最否以加賞罰天下之人望以其才自見者亦将知所變矣征賦之病大抵冗耗過多而司會莫爲之省非司會之不省勢不

得也自京師言之食之仰于江南歲數百萬而權勢所畜無籍之輩不爲國家分寸之益者乃至百千借其空名以耗實費至有水旱饑饉之變則又加倍以取于江南之名臣聞土日窾則陷繼之江南之民貧甚則江北可晏然以不顧乎況今邊境之擾未甚晏帖前日榆林大同之役馬死食匱所費不知幾千萬而無用之兵又坐食於邊山陝之民丁運之法無不備舉老幼父子流離移析外患未除而内地已困寧不可爲懼耶臣欲去

宂耗無用之費而革權門招集之弊息江南之民以固根本邊境之擾但以付之良將不用統制之屬帶挾僥倖之徒以耗軍食而又復屯田之實省丁運之苦用固無不足者也兵則先於生養安息之間為之深計使不受役於私門而得給其俯仰奮迅矯烈之氣又必常振厲之使之無所沮喪今有一級之勞而大家右族訶譴奪去不敢仰視將何所養以自奮乎況夫新舊逃流之兵方以官法逼之復伍釜爨之用俱無可充又其居無

親戚往來之接其心之欲去已甚矣衛所之官又以嚴刑深計鉤取其有彼方有欲去之心而此又逐之使去逐矣而不去豈人情哉欲兵之强而二者特不之詳臣所以深慮也用刑之際洞照物情而不為所誑明者皆足為之而法之輕重則有一定之制既得其情必為之斷使貴賤無異施豪右寡弱無異决則令之所出即無不從天下之奸當必隨禁而革蓋天下皆天子之民刑期於必戮賞期於必得不待命而後知者也豪右之徒

有所倚伏得以自脫而寡弱之人駢首就死人之情孰不畏死而不求所以自脫哉此尤陛下之宜置念者也夫數者之務酌之于古而行之于今宜有不可易者而其弊猶若此聖制所謂祛其弊而救之欲化行政舉如祖宗創業之初比隆前代者豈有他哉亦取諸人而已孔子曰為政在人啟以下數君不過中材之主一得其人且足以為治而況陛下神聖天縱出于尋常萬萬者哉然臣于此竊有說焉蓋政雖舉于有人而身則所以

取人之本故孔子有曰取人以身欲得人而不先修乎身是其心之所存輕忽率易不能不累於愛憎之私而用所不當用舍所不當舍者有矣臣願陛下急於修身以端取人之則然所以修身者又非勉强矯拂之所能致必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以至於動靜語默一事一爲之際常加儆畏內省于中果當于理而不悖乎果非其當然之則而狃於外誘乎使天理純明私欲淨盡則身無有不修而道無有不盡酬酢斟酌自不謬於

天下之是非茍用乎人其用必當茍發于政其發必精治功之隆能追配祖宗卓越古昔而有詩書之所不及載者矣彼漢唐宋區區小補之治又惡足論哉然臣又聞治不患于始之不得而難于終之有繼伏惟陛下常存不敢易之心以守此不可易之道則國家天下之幸非獨臣之幸也臣無任惓惓忠愛之至臣謹對

正德辛未殿試策　楊慎

制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昔人有是說也然兵農一

致文武同方其用果有異乎文武之分始於何時兵民之判起於何代嘗質諸古矣書稱堯曰乃武乃文於舜稱文明禹稱文命而不及武於湯稱聖武而不及文周之謨烈各專其一且三代迭尚而不言武周列四民而兵不與焉何也漢唐宋之英君令主或創業而兼乎文或守成而兼乎武或有未備亦足以善治論者又謂天下安注意相又謂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是治兵之道果與治民者同邪異邪我太祖高皇

帝以聖神文武統一天下建官分籍各有定制列聖相承率循是道百五十年治定功成實由於此然承平既久玩愒乘之學校之法具存而士或失業鬻貸之詔屢下而人多告饑流徙之餘化為盜賊以遺朕宵旰之憂今賦稅餽運民力竭矣而軍食尚未給調發戰禦兵之力亦勞矣而民患尚未除或者官非其人乎而銓選之制黜陟之典賞罰之令亦未始不加之意也茲欲盡修攘之實謹恬嬉之戒文治舉而武

功成天下兵民相衛相養於無事之天以保我國家久安長治之業宜何如而可子大夫志於用世方策試之日不暇以微辭隱義為問姑舉其切于時者其為朕陳之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出治之全德有保治之全功文武並用出治之全德也兵農相資保治之全功也于並用而見其同方則天下之政出于一而德為全德如日月之在天凡所以照臨者昏天之德也于相資

而見其一致則天下之治出于一而功為全功如手足之在人凡所以持行者皆人之功也由是聯屬天下以成其身綱維其道以適于治體統相承而無偏墜不舉之患本末具備而無罅隙可議之疵放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無弊帝王為治之要孰有加於此哉臣自少讀帝王之書講帝王之道竊有志於當世之事然學焉而不敢言言焉而不得達今幸近咫尺之威立方寸之地制策所及者皆是道與是事也臣敢不罄一得之

愚以爲萬分之助乎伏覩聖問首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而又曰文武同方兵農一致果有異乎臣惟三代而上同一道也戡亂則曰武守成則曰文同一民也無事則爲農有事則爲兵初未始異也在易明兩作離文明之象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釋之者曰剛明及遠威振而刑不濫斯不亦可見文武之同方乎地中有水師師旅之象也而釋之者曰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蓋寓兵于農之意斯不亦可見兵農之一致乎是故一

張一弛號為善道剛克柔克協於皇極周公冢宰實兼東征畢公為公亦總司馬武夫堪腹心之寄吉甫有文武之稱以天保治内而未嘗無武以采薇治外而未嘗無文文武固未分也自秦不師古專以武勇立國語詩書者有刑斬首級者進爵民勇于戰皆忘生好利之人士賤以拘廢干戈羽籥之習至漢襲秦制立丞相將軍而將相之職異唐宋以來置中書元帥樞密而軍國之權偏此文武之分出于三代之後也成周之制以田賦

出兵一同之田出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之田出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畿方千里提封萬井出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自五人為伍積而為兩兩為卒自五卒為旅積而為師為軍天子之六鄉六軍諸侯之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而降殺有等焉一方有事則命將出師迨功成獻俘將歸於朝即守職之吏兵散于野即緣畝之農兵農固未判也至管仲相齊欲速圖霸業乃壞周兵於内政分國中以四鄉使國中之民為兵鄙野

之民為農兵不服耒耜之勤農不識干戈之具以至句吳之水犀秦昭之銳士成周之制變易盡矣此兵農之判出于三代之衰也載質之詩書所稱古之帝王未有不兼文武之德均兵農之功者稱帝堯者曰乃武乃文四表之被即所謂文丹水之戰則所謂武也舜之誅四凶禹之格有苗固可以武功名而亦文明文命之餘事也布昭聖武見于伊訓然聖謨嘉言謂非文武之全歟文謨武烈稱于君陳然整旅伐崇下車訪道二者正未

始偏廢也三代迭尚曰忠曰質曰文而不及武者蓋言
忠質文則武固在其中必以武言則是秦之所尚而非
三代之治周列四民曰士農商賈而兵不與者即臣前
所陳寓兵於農之説專以兵言是為後世之制而非成
周之舊矣漢唐宋之君如光武之投戈講藝太宗之身
兼將相庶幾創業而兼乎文其未備者如漢高之不事
詩書而規模宏遠蓋其寛仁大度暗合乎道况能善陸
賈文武並用之言乎孝武之封狼居胥憲宗之平淮西

西蜀庶幾守成而兼乎武其未備者如仁宗之時西夏猖獗而致四十二年之太平蓋其深仁厚澤培植國本況能用韓范儒者之將乎陸賈之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則在承平時不可不修文德故曰人君以論相為職又曰將特大有司耳非相比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則在承平時不可不飭武備故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又曰聖人貴未然之防是知兵以衛民民以給兵治兵乃所以銷兵講武即所以偃武治兵之與治民

亦異而同也漢之軍制以南北分南軍主環衛王宫北軍主廵繳京城有騎士有材官與夫西北之車騎東南之樓船臨淄之弩手荆楚之劒客皆仰給于縣官而不編于齊民識者惜其去古未遠而不能復此漢之治民與治兵異也唐府兵之立其制最善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所以弭禍亂之原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而民無久役之勞三時耕稼一時講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器甲出于民衣粮出于民而國無養兵之費治民與治兵同而論

者許其為近古良有以也宋之制有三衙四廂諸司總管鈐轄諸將然終宋之世國威不振者殆兵權失之輕而兵民分之過也由是言之文武者其名也兵農者其實也三代而上兵出於農而文武不得不合三代而下兵判于農而文武不得不分夫茍知文武之所以同則所以治民與兵者不容以異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獨禀睿智首出庶物掃開闢所未有之汚復帝王所自立之地武功之盛無以加矣整人倫于用夏變夷之餘興

文教於撥亂反正之始文徳之隆又何如哉當時之建
官也科目則有文舉武舉官聯則有文班武班部屬則
有文選武選當時之定籍也常產則有屯田民田户籍
則有軍籍民籍官署則有州縣衛所乾剛獨斷無威柄
下移之失犬牙相制無尾大不掉之患有事則共與機
密之謀無事則各掌兵民之寄在京有司馬以提督軍
營在外有憲臣以總制邊務臬司有兵備之權縣吏專
巡捕之職名若分而實則相屬職若判而任則相維保

治之法蓋與三代而符也至若太宗表章經籍而外清朔漠之塵宣宗崇重儒臣而出平漢邸之變列聖相繼益懋益敦百五十年來固皆以文致治而廟筭無遺神武不殺偉烈宏功照耀簡册壽國脈于萁翼安國勢於磐石斯世斯民蓋有由之而不知者恭惟皇帝陛下保富有之業思日新之圖閱歷熟而見理明涵養深而持志定垂衣拱手而天下嚮風動顔變色而海内震恐疆埸之虞撲之於方熾蕭墻之梗消之于未形君子洗心

以彖休徳小人延頸以望太平而皇心謙冲謂彖平既久玩愒隨之臣伏讀至此有以知陛下出治之全徳保治之全功可因此一念而舉矣臣竊以為陛下求治之心甚至而奉行者或有所未至焉夫學校者風俗之首也程顥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使主學校者皆得其人教之之法悉如陽城之在國學胡瑗之在湖學一道徳以明禮義尊經術以定習尚不荒於嬉而毁於隨則淳厚之風可臻而士之失業者非所憂矣民者

國本所係郤雍謂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所以寛之者在朝廷而近民者莫切於守令使為守令者皆得其人養之之法悉如黄霸之在潁川張詠之在益州遵奉詔條宣布德意不以繭絲先保障不以撫字後催科則殷阜之俗可期而民之告饑者非所憂矣流徙之餘聚為盜賊亦由教之無法養之無素故也以人情言之盜賊亦人耳人莫不愛其筋力肌膚也莫不愛其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廬貲產也在上者不以無益之工役

苦其筋力不以不中之刑罰殘其肌膚不以流離病其父母妻子不以誅求損其田廬貲產則彼之所愛者皆為所有矣不幸而死猶不捨其所愛況捨所愛以蹈必死之地哉今潢池弄兵緑林稱號者在在有之賦税之過春支秋糧餽運之弊十室九空農事在所當重也邇者出内帑銀二十萬兩以濟西蜀之軍儲愛民可謂深矣臣愚以為本土之蓄積宜自足用昔人有言兵務精不務多今為將者兵每務多而財餽每患其寡兵既多

則財餽不得不多財餽既多則民力不容以不屈是民以養兵而亦不可反為兵困也調發之伍動以千百戰禦之功十無二三兵政尤所當急也邇者發京營兵三千騎以平山東之反側禦患可謂切矣臣愚以為本土之壯士宜自可用昔漢擊匈奴用六郡良家子蓋其熟知險易力衛桑梓比之他方所調發一可當百況京兵一出既有行積居餉之勞亦有居重馭輕之戒固可權其宜於一時而非可繼於旬月是兵以衛民而亦不可

過為民敺也聖問又謂或者官非其人臣愚以為一代之才自足以周一代之用特患用之不得其道耳用之誠得其道則貪可使也詐可使也況藴德行而志功名者乎選舉之制公矣寧無腐儒而當事局歷濟而掞散地者乎黜陟之典當矣寧無冗食備員之輩隱賢遺才之歎乎賞罰之令明矣寧無濫竽而受賞戴盆而免罰者乎誠使官各盡其人才各盡其用人人有忘私之忠事事有愛國之誠徹桑土於未陰之時徙積薪于未火

之日一郡有警則旁郡切震鄰之憂一時有警則先時
思噬臍之悔敵至不懼敵去不侮不因人成事而老吾
之師不曠日持久而匱吾之財内修外攘之實必曲盡
於條教之外文恬武嬉之弊必振起於玩習之餘則文
德之敷雲行雨施武功之建雷厲風行遠可以復帝王
之善治上可以光祖宗之謨烈國家億萬年之歷可以
配天地于無窮矣臣願陛下益崇此德益保此功存無
怠無荒之心為可久可大之道惟萬幾之暇少留意焉

則凡所以策臣者可次第而舉矣何暇于多言爲哉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嘉靖壬辰殿試策　林大欽

制曰朕惟人君奉天命以統億兆而爲之主必先之以咸有樂生俾遂其安欲然後庶幾盡父母斯民之任爲無愧焉夫民之所安者所欲者必首之以衣與食使無衣無食未免有凍餒死亡流離困苦之害夫匪耕則何以取食弗蠶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

之所愈而憂者也今也耕者無幾而食者衆蠶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虫蝗之為災游惰冗雜之為害邊有烟塵内有盜賊無怪乎民受其殃而日甚一日也固本朕不類寡昧所致上不能參調化機下不能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愧焉然時有今昔權有通變不知何道可以致雨暘時若災害不生百姓足衣足食力乎農而務乎職順乎道而歸乎化子諸士明於理識夫時藴抱於内而有以資我者亦既久矣當

直陳所知備述於篇朕親覽焉勿憚勿隱

臣對臣知識愚昧學術疎淺不足以奉大問竊惟陛下當亨泰之交撫盈成之運天下皆已大治四海皆已無虞而乃拳拳於百姓之未得所為憂是豈非文王視民如傷之心邪甚大美也然臣之所懼者陛下負聰明神智之資秉剛睿明聖之德舉天下之事無足以難其為者而微臣所計議復不能有所補益於萬一陛下豈能以其言為未可盡棄而有所取之耶陛下臨朝策士凡

有幾矣其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祿秩然未聞天下之人有曰天子某日降某策問某事因某策濟某功者是豈策士之言皆無可適於用者邪抑亦其言或有可適於用而未暇採之邪是臣之所懼也臣方欲為根極政要之說明切時務之論而不敢飾為迂濶空虛無用之文以罔陛下陛下若以其言為可信而不悉去之試以臣之策付之有司責其可行則臣終始之願畢焉如或言不適用則臣有瞽愚欺天之罪俯伏以待罪譴

誠所甘心而不辭也臣伏讀聖策有以見陛下拳拳以
民生凍餒流離為憂以足民衣食為急此誠至誠惻怛
以惠元元之念天下之所顧少須臾無死以待德化之
成者然臣謂陛下誠懷愛民之心而未得足衣食之道
誠見百姓凍餒流離之形而未知百姓凍餒流離之實
也夫陛下茍誠見夫百姓凍餒流離之實則必思所以
富足衣食之道未有人主忍見夫民之凍餒流離而不
思所以救援之者未有人主救援夫民之凍餒流離而

天下卒坐於凍餒流離而不可救者也今夫匹夫之心可行於一家千乘之心可行於一國何者以一家一國固吾屬也曾謂萬乘屬天下者有救援天下真實懇切之誠而顧不效於天下者哉是臣所未信也臣覩陛下臨朝凡十九餘年於此矣冀時勸農蠲租之詔一下天下莫不延頸以望更生然而恵民之言不絶夫口而利民之實恵至今猶未見者臣是以妄論陛下未見斯民凍餒流離之實未得足民衣食之道也臣聞之仁以政

行政以誠舉王者富民非能家衣而戶食也心政具焉而已矣夫有其心而無其政則天下將以我為徒善有其政而無其心則天下將以我為徒法徒法者化滯徒善者恩塞心法兼備此先王所以富足人之大略也臣觀史策見三代以後之能富其民者於漢得一人焉曰文帝當秦亂干戈之後當時之民蓋日不暇給矣文帝視當時之坐於困寒者蓋甚於塗炭也育之以春風沐之以甘雨煦煦然與天下相為休息之政而塗炭者衽

席矣故後世稱富民者以文帝配成康亦誠有以致之也然而文帝固非純王者竊王者之似焉猶足以尊稱於後世而況夫誠於王者而顧有坐視天下於凍餒流離者哉臣竊謂今日陛下憂民之心不為不切愛民之政不為不行然臣所以敢謂陛下於斯民之凍餒流離而未見其實於足民之衣食而未得其道者竊恐陛下有愛人之仁心而未能如王者之誠怛懇至有愛人之仁政而未能如王者之詳悉光明臣是以敢妄論陛下

而云云也然臣所望仁政於陛下者非欲盡變天下之俗也非欲復井天下之田也亦曰宜時順情而為之制而不失先王之意耳臣請因聖策所及而條對之陛下策臣曰夫民匪耕則何以取食弗蠶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憂者也今耕者少而食者衆蠶者稀而衣者多又加之水旱蟲蝗之為災游惰冗雜之為病邊有煙塵內有盜賊何怪乎民受其殃日復甚一日也此見陛下痛念生民之病深揆困乏之本而極思所

以拯救之也臣謂民之所以耕蠶稀而日甚其殃者游惰起之也冗雜病之也若夫水旱虫蝗之災則雖數之所不能無然君人之憂不在焉何者恃吾耕蠶之具素修而無所耗則雖有水旱虫蝗而無所害臣聞有道之國天不能災地不能阨敵國盜賊不能困以恒職修而本業固倉廪實而備禦先也臣聞立國有三計有萬世不易之計有終歲應辦之計有因時苟且之計萬世不易之計者大學所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

之者舒者也故王制三年耕則有一年之積例之則九年當有三年之豫其終歲所入葢足以自給而三年之蓄恒可以豫待不虞者如此所謂天不能災地不能阨夷狄盜賊不能困臣前所謂王者之政陛下今日所方切求而欲勵行之者所謂終歲應辦之計者葢生財之道未甚周節財之道未甚盡一歲之入僅足以充一歲之用其平居無事猶未見其甚敝偶有凶荒盜賊之變則未免厚斂重取以至於困敗而不能自振若此者葢

素備不修因時權設漢唐宋以下治天下之大率而非我陛下之所以奉天理物而深厚國脈者其所謂因時苟且之計者蓋平時之用以斂散於民者頗無其度而取民惟畏其不多用財惟畏其不廣方其無事百姓已不能自給迨其有變則不可復為之計矣此則制國無紀潰亂不時蓋昏亂衰世之政焉臣前所謂起於游惰病於冗雜之弊亦畧有同於是陛下今所方欲改轍而易海内之觀者臣謂今日游惰之弊有二冗雜之弊有

三此天下之所以常坐於困乏而志士至今憤惋而歎息者也其所謂游惰之弊二者一曰游民二曰異端游民衆則力本者少異端盛則務農者稀夫民所以樂於游惰者何也蓋起於不均不平之横征病於豪强之兼併小民無所利於農也以爲逐藝而食猶可以爲苟且求生之計且夫均天下之田然後可以責天下之耕今夫里閈之小民剥於汙吏豪强者深矣散食於四方者衆也大率計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無田者常

八九也以八九不耕之民坐食一二之粟其勢不得不困然而散一二有田之業以為八九自耕之養其勢未嘗不足議者病游民之衆也或有逐商之說然臣以為游民之商本於不得已也而又無所變置而徒為之逐臣懼夫商之不安於商也臣竊謂今日之弊源已深更化者當端其緒而緩理之理而無緒勢將驅力農之民而商而又將驅力商之民而盜也天下為盜國不可久其便莫若頒限田之法嚴兼併之禁而又擇循良仁愛

惻怛之吏以撫勞之法以定其世業禁以防其奸貪吏以時其安緝游民其時歸乎若夫異端者蓋本無超俗利世之智而徒竊其減額逃刑之利不工不商不農不士以自便其身且其倡無父無君之教於天下將使流風之末可已焉此其為害甚明故臣不待深辨然臣竊悼俗之方弊也禿首黃冠充斥道路珠宮瓊宇照耀雲漢此風未艾效慕者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非所以端正風紀之要體也故臣請陛下嚴異端之禁斥道佛之

說敕令此輩悉歸之農其有不如令者許有司罪治不赦蓋非惟崇力本之風抑且施教化之道此臣拳拳所望於陛下之至意也其所謂冗雜之弊三者一曰冗員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員之弊必澄冗兵之弊必汰冗費之弊必省三冗去而財裕矣夫聖人所以制禄以養天下之吏與兵者何也吏有治人之明則食之也兵有敵人之勇則食之也是其食之者以其明且勇也其或有不明不勇者則非耕不得食非蠶不得衣何者無事

而禄亦先王之所儉也今天下之吏與兵何如也臣非欲盡天下之吏與兵而不禄之也臣徒見任州縣者固有軟罷不勝而坐禄者焉隸兵藉者固有老弱不勝而濫食者焉且入貲之途太多任子之官太衆蔄稽之責不嚴練選之道有虧臣是以欲於此輩一澄且汰焉其所以去冗濫而寛民賜者不少也若夫冗費之弊不能悉舉即其大而著者論之後宫之燕賜不可不節也異端之奉不可太過也土木之役不可不裁也陛下端身

以率物節已而居儉其於三者固未可議焉然竊見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九州四海之貢尺帛粒米之賦山林川澤之税日夜合萃以輸太倉可謂盛矣而國計未甚足以為必有所以耗之者矣且夫上之賦其下者以一而下之所以供夫上者常以十蓋道路之耗漕輓之費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内府之百金民家之萬金也以百萬民家之資費之於一燕饗一賜予一供玩者何限臣故曰冗費在今日亦有未盡節者蓋臣聞之以

天下所有之財賦為天下人民之供養未有不足者將其有以冗而費之者則其勢將横征極取天下不至於饑寒凍餒大敗極弊而不已臣讀史記見周文王方其受命之時地方不過百里而四方君長交至於其國其所以燕饗勞來之典不容終無然而當時百姓各足饑寒不病故民誦之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蓋慶之也傳至於其子孫以八百國之財賦自養一人宜其甚裕而無憂而民反流離困苦至於黄鳥此邦之咏作焉臣

於此見君人節己以利人則易爲功廣費以厚斂則難爲力臣是以拳拳以省冗費爲陛下告也陛下策臣曰固本朕不類寡昧所致上不能參調化機下不能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愧焉此乃陛下憂勤之言禹湯罪己之辭也然臣謂陛下非徒爲是言也須欲勵是行也夫君人之言與士庶不同一或不實天下玩之後雖有美意善政人且駭疑不信陛下往年嘗有恤農之詔矣然而天下皆以爲陛下之虛言何者誠見其言若是焉而未

見其恵也今陛下復策臣若是焉臣以為亦致憂勤之實而已欲致憂勤之實須速行臣之言然臣前所陳者皆因聖策所及條對要之所以振弊利世之道猶有未盡於此臣請終之夫山澤之利未盡墾則天下固有無田之憂今夫京師以東蔡鄧齊魯之間古稱富庶强國三代財賦多出於此漢唐以來名臣賢守其所以興田利而裨國用者溝洫川澮之迹猶存而今悉為空虚茅葦之地此古人所謂地利猶有遺者而陛下所使守此

土者一切苟且應職而無能為任此憂者此北人所以長坐仰給於東南小有凶荒不繼輒輾轉溝洫而不能自給以生者地利未盡也臣意陛下莫若嚴其守令重選有力量才幹忠誠為國之士使守其地而專一以興田利為事朝廷寛其禁限聽其便宜而惟以此為田利課則海内當有趙過者出焉不數十年之後則江北之田應與江南類可省江淮數百萬之財賦而紓北人饑寒凍餒之急一舉而利二焉大患也陛下能斷而行之

大勇也或曰非不欲行也如東南異宜何臣請有以析之夫今日所謂空虛荒瘠無用之地者非向時所謂富實而所托賴以興起之本區乎昔以富實今以荒虛臣誠未喻其説亦曰存夫人爾䰟人許下之屯可見矣方棗祗為屯許之晝也當時亦誠見其落落難合洎其成也操終賴之省粟數萬今天下之大又安知其無能為棗祗者乎臣是以願陛下以此為田利課則山澤壑臣又聞之山澤不征市梁無禁王者所以通天下大公大

同之制也自漢桑弘羊以剥刻之術媚上而征榷之法始詳歷代因之而不革大公之制未聞也然臣終以此為後世衰亂苟且之政今朝廷之取民茶有征酒有榷山澤有租魚鹽有課自一草木以上之利莫不悉籠而歸之公其取下悉矣夫上取下悉則其勢窮夫獸窮則逐人窮則詐今陛下之民將詐矣司國議者非不知其勢之不可以久也然而明知其弊而冒之者誠曰國家利權之所在也臣以為利不勝義義苟未安利之何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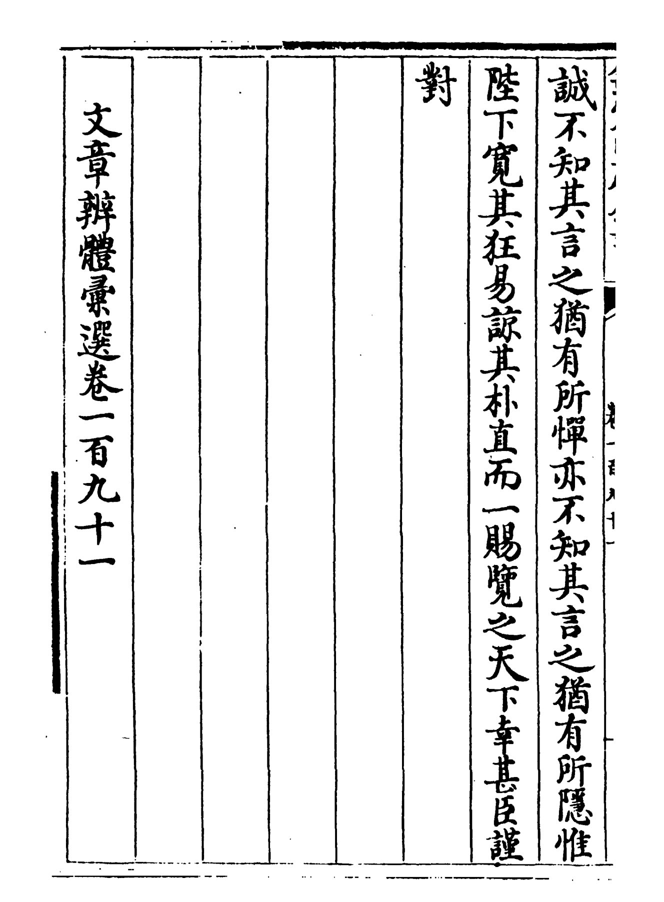
況又有不利者在乎臣聞之王者所以總制六合而正服民心張大國體者固在道德之厚薄不問財賦之有無臣覩征利之說不出於豐大之國恒出於衰亂之世纖纖然與民爭利者匹夫之事也萬乘而下行匹夫之事則其國辱非豐大之時所尚也陛下何不曠然爲人所難思大公之法去衰亂之政令天下之士爭言曰惜乎漢唐宋不能舍匹夫之利以利人至我明天子然後能以天子之大體鎮服民心焉陛下何苦於此焉不爲

也臣願陛下息山林關市之征焉使大聖人所作為過於人萬萬也若夫悉推富民之術則平糴之法不可不立也常平之倉不可不設也奢侈之禁不可不嚴也凡若此者史册之載可考陛下可能舉而行之成典具在故臣不必深論之也由臣前所陳而言之均田也擇吏也去冗也省費也由臣後所陳而言之闢土也薄征也通利也禁奢也田均而業厚吏良而俗阜冗去而蠹除費省而用裕土闢而地廣征薄而息寬利通而財流奢

禁而富益八政立而制備矣陛下果能行臣之言又何憂於百姓之凍餒流離又何至於有盜賊之警又何患乎不順夫道而歸乎化哉通變宜時之道其或恙備於此然臣以為此數者皆不足為陛下之難所患人主一人不能清虛寡欲以為寬民養物之要則雖有善政美令未暇及行蓋崇高富貴之地固易為驕奢淫逸之所是故明主重内治也故古之賢王遐觀遠慮居尊而慮其危處富而懼其溢履滿而防其傾誠以定志慮而節

逸欲因寅畏而禁詖邪也故堯曰兢舜曰業禹曰孜湯曰檢臣以為數聖人固得治心之要矣臣嘗讀漢書見漢武帝之為君方其臨軒策士奮志六經也雖三代之英主不能過焉洎其中年多欲一念不能自勝公孫弘桑弘羊張騫卜式文成五利之輩各乘其隙而售之卒使更變紛然天下坐是大患臣是以知人主一心不可使有所嗜好形於外少有沉溺為禍必大故願陛下靜虛恬慮以為清心節欲之本毋以深居無事而好逸豫

毋以海宇平清而事遠畧毋以物力豐實而興土木毋以聰明英斷而尚刑名毋以財賦富盛而事奢侈毋羨邪說而惑神仙澄心正極省慮虛涵心澄則日明慮省則日精精明之運旁燭無疆舉天下功業惟吾所建者豈止以富民生足衣食而已哉臣始以治弊治法為陛下告終以虛心寡欲為陛下勉蓋非有驚世絕俗之論以警動陛下然直意以為陛下之所以策臣者蓋欲聞剴切時病之說故略敢盡其私憂過計之辭衷情所激



誠不知其言之猶有所悍亦不知其言之猶有所隱惟
陛下寛其狂易諒其朴直而一賜覽之天下幸甚臣謹
對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九十一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九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試策

宋理宗試策 宋陳成甫

對國勢有所恃而重則地勢與之俱重國勢無所恃而輕則地勢與之俱輕勢之重者用其國而有餘勢之輕者保其國而不足愚嘗泛觀立國之規模矣將有勇怯

兵有强弱財有豐匱器有堅朽此勢屬於國而無常形者也崇岡複嶺扃鑰嚴固驚濤怒波舟楫利便此險設於地而有定勢者也自古及今同是國也則亦同是地也同是地也則亦同是險也然固有善用其國而無敵於天下者亦有僅保其國而左支右吾之不暇者此無他係於國勢之重輕耳夫地勢之險易與國而存亡國勢之重輕隨時而軒輊問其將果勇歟兵果强歟財果豐而器果備歟是之謂國勢有所恃而重若然者進可

以攻退可以守表裏山河惟吾地勢之所便耳故曰用其國而有餘問其將果怯歟兵果弱歟財果匱而器果乏歟是之謂國勢無所恃而輕若然者以戰不勝以守不固金城湯池適足為寇敵之資耳故曰保其國而不足感時撫事慨念興哀蓋嘗求齊之所以立國者矣始之陵駕方城震蕩漢水者此齊也後之困於易水役於函關者亦此齊也豈地勢不如昔哉有威公管仲則國勢重無威公管仲則國勢輕此用國之效所以不同也

又嘗求晉之所以立國者矣始之伐楚救宋俘曹執衛者此晉也後之分於六卿辱於秦楚者亦此晉也豈地勢不如昔哉有文公舅犯則國勢重無文公舅犯則國勢輕此用國之効又所以不同也大抵地有常形國無定勢其有常者在乎擇險而知所守其無定者作之則興委之則衰振之則强玩之則弱而要其所以為興衰强弱者尤係乎立國之重輕也執事先生據今援古即國勢之所宜謹者何先地勢之所宜備者孰急發為問

目下策末學愚竊謂地勢之險易未有不恃國勢之重輕以為存亡者也江左之事亦陋矣然其有所恃以立者可不推求其故乎赤壁之役人皆謂吳所以勝魏者黃蓋之一炬也殊不知所繫之頃孫權何所激而奮怒密表之後周瑜何所見而請行則吳之立國必險有足恃者矣國險民附賢能効用其大勢之重若此則赤壁之險非地勢之險有所恃而能險也淮淝之役人皆謂晉之所以卻秦者朱序之一呼也殊不知別墅之遊安

石何所見而不懼渡淵之孽牢之何所顧而敢前則晉之立國必險有足恃者矣指授餘閔部陳嚴整其大勢之重若此則淮淝之險非地勢之險有所恃而能險也乃若雍丘之屯將無尺兵軍無斗糧乃能扼石勒之强而奪之氣是國勢之所恃以為重者祖逖主之也及夫代以若思則自輕其勢而雍丘非晉有矣關中之入君無素謀國無素備乃能擣姚秦之墟而馘其首是國勢之所恃以為重者劉裕張之也及夫付以孺子則自輕

其勢而關中反為赫連所有矣參考而並觀之未有國勢重而地勢不與之俱重亦未有國勢輕而地勢不與之俱輕者也然則今日亦將為國勢廣乎抑將為地勢廣乎愚甞合東南大勢觀之竊謂全蜀之地天下之頭目也東晉不能有而我宋有之荆襄之地天下之要害也孫權不能有而吾宋有之以昔人之所不能有而吾獨據其全以扼其險是宜立國之勢必有非江左所能及者而今日之弊乃盻盻然疑於弱矣何歟嗚呼盡亦

即其平日之所恃者觀之矣愚不知今日之所恃者何哉果恃吾爪牙之將足以重北門之鑰乎何饕帥之紛紛也果恃吾貔虎之士足以重三邊之屯乎何虛籍之總總也抑恃吾腐紅之粟犀利之器增重大山四維之基乎則又未能財貨山積而戈甲霜明也惟其無所恃以為重也故韃騎再驅而全蜀危庸將一呼而荊襄潰地勢之險昔人之所顧而不可得者殆將非吾有矣世之搤腕而談抵掌而議者未嘗不以地勢之存亡為慮

也愚則曰國勢之重輕尤所當慮今日積輕之弊非一日矣端平以來名曰更化而舉動之輕甚於前日帥閫之謀始輕於戰復輕於和朝廷之令始輕於行復輕於改名器輕於褒賞罰輕於戲為仕者輕廟堂為兵者輕將帥為民者輕其長上此其積輕之勢將恐國不足以為國而奚止地勢險要之足備哉然則如之何而國勢重曰君上有大權則國勢重朝廷有公論則國勢重天下有君子則國勢重以之張國威則將勇而兵强以之

裕國計則財豐而器備輕重之機形於內而興衰强弱之證著於外在吾君一舉措間耳獨不以家法觀之乎我朝廷立國以來重相臣以一事權防專竊也重臺諫以司言責防壅蔽也重給舍以主王命防私謁也重監司以察州縣防末大也惟其有所恃以為重故强蕃悍敵然於西陲而屈服於王文正公之一言契丹桀驁於北境而俛首於司馬公之一相西川之盜聞張忠定之威聲而投戈陜西之兵聞韓忠獻之復帥而增氣嗚呼必

有若人者庶乎其足以重吾國矣邇日梅鼎易調台躔改色必有任新責者膠庠諸生懷恤緯之憂久矣故因明問而吐其狂沈芬曰原集有試策一種蔓靡之格儼然今日墨裁耳聊存一首以誌其體

上舍試策 王十朋

舉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為吏皆循則吏之名不聞為士皆純德野無遺賢則獨行逸民之名不聞為子皆孝為臣皆忠則忠臣孝子之名不聞愚嘗讀渾渾之書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為人讀灝灝之書而得伊尹伊陟

傅説之為人讀噩噩之書而得周公閎夭之徒之為人彼皆大儒也當時不稱其為儒彼皆治致循良之治也當時不目之曰循吏彼皆為忠為孝也當時不指之曰某為忠臣某為孝子下至於鄉黨庠序之間不聞其有獨行山林草野之間不聞其有逸民自魯國之人以儒稱則儒道衰於周矣自鄭相子産楚相孫叔敖以循吏聞則吏治始衰於列國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獨行著則天下之士始有尚偏之弊矣自長沮桀溺之徒以逸民

而長往則韜光鏟采於漁樵之間者多逸民矣自子胥以忠稱於吴曾參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疎寥絶如參辰之相望矣嗚呼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亦何等時邪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蓋自高祖見儒服而慢駡而儒服不振申韓之術行於世而吏治多出於刑名班固作西京一書表儒林循吏而出之所以傷漢之儒與吏也東漢之有獨行逸民非東漢之美事蓋自矯激之俗興士始流為厓異斬絶之行自廉恥

之風喪時始貴高舉遠蹈之人范曄作東都一書表獨行逸民而出之亦傷士之少純全時之多獨善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美事蓋自高祖變節於晉陽而唐無忠義之風文皇行虧於閨門之内而唐無孝友之俗秉史筆者表孝友忠義而出之蓋傷當時忠孝之難能而僅有爲足貴也夫天下皆有則所有者不勝書天下皆無則僅有者斯可書且西漢有商山之四皓非無逸民也有矯世之楊王孫非無獨行也而班固不立

逸民獨行傳者蓋以當時之士廉退者尚多無貴乎逸民行之全純者猶衆無取乎獨行其不以是立傳蓋不欲使當時有逸民獨行之名也東漢有江革申屠蟠之類非不甚孝有李固杜喬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曄不立忠義孝友之傳者蓋以當時俗多孝友則孝友不可悉書人多忠義則忠義殆不一傳二傳之不立蓋不欲使當時有孝友忠義之名也若夫居儒林者二十有三人經術淵源者孔安國為之最安國得聖人家傳之學非

淵源乎在循吏者六人政治忠厚者蜀文翁為之伯文翁興學校以化民非忠厚乎以獨行顯者二十有四愚竊有取於范式式以信義行於朋友時人知其可以託死是固本諸賢聖而不為矯激也以隱逸稱者十有七愚竊有取於嚴陵陵髙尚其志卒不為光武用議者謂其得聖人之清是故樂在山林而不盜聲名也言言之烈史臣之所以賛顔叚蒸蒸之善柳宗元之所以銘李興然真卿秀實行非一端而不列於忠義愚獨於忠義

三十七人之中深喜全節之張巡李興割股肉以進其親非名教之所貴愚獨於孝友十人之中深喜義門之李知本若夫四百年之漢三百年之唐洪儒碩學將相名臣皆繇此塗出不列於數者之目非爲不足列也正以其全德備行不可列於一端以小之耳且西京儒者莫如揚雄氏詎可列雄於儒林乎東都循吏莫如卓魯二子詎可列卓魯於循吏乎李唐忠孝莫如狄仁傑詎可列仁傑於孝友忠義乎推此則知以一行而得名者

不如不列於是科之為美史臣去取端有旨哉雖然班史之去取固善矣張湯杜周以殘忍深刻著名者也而不列於酷吏則何以衺殘刻之風范史之去取固善矣蔡琰失節於胡行非不醜也乃以其文采之故而傳諸列女則何以厲天下之婦節唐史之去取固善矣裴延齡奸佞之雄者也而不列於奸臣則又非春秋斧鉞之誅矣嗚呼自古名士多史才少班范諸子皆有良史之才而去取猶未盡當潛德之幽馨未必盡發已死之奸

諛未必盡誅此韓退之所以有人禍天刑之畏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九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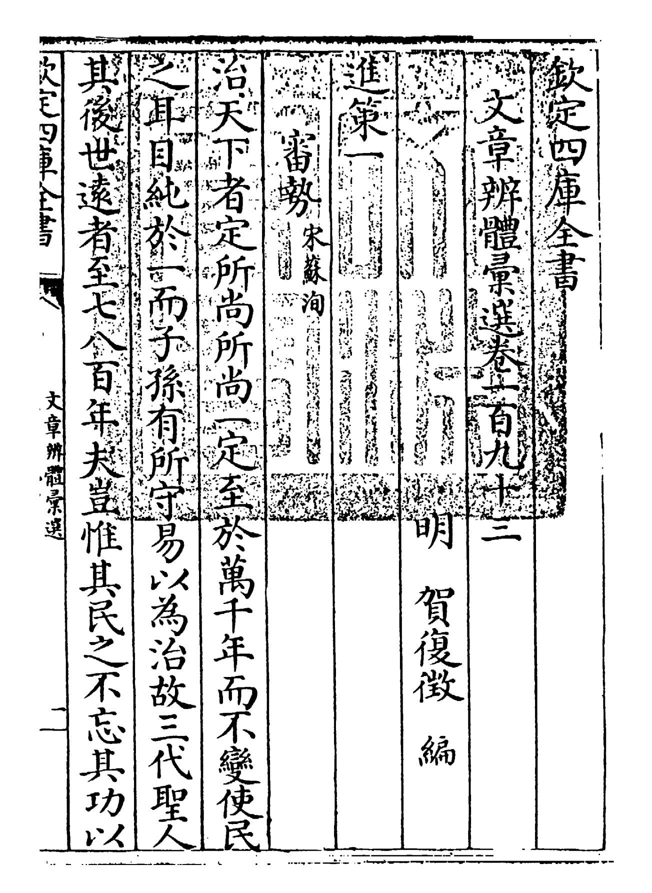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汪存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進策一

審勢 宋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

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出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當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

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强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强矣强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之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

者所以裁節天下强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强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

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强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强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大小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

德而諸侯禽奔獸逃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至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强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强政濟强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强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有地在萬

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强之勢也勢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强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

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走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戎強盛淩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

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强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强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强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强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强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

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

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愼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强政政强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强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

政獘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覇者之事也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覇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斮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

其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文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文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説以刑法其治亦未甞以刑為本而號亦為伯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蘇洵

中國內也四裔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之憂憂在外今者之憂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之所憂者爲末也古者四裔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契丹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

契丹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彼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歉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

變也古者匈奴之强不過冐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瑭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契丹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彊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契丹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契丹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

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契丹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契丹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原捐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故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隙使之

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契丹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之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契丹之力雖足以犯邉

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絶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强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誇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句踐之入吴也因齊晉帑丹誠欲

與吾戰耶曩者陜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髙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於此異乎且挈丹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

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外憂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彊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

赦死罪戴黄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

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茍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知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帑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

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令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吕蒙以為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

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契丹之謀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契丹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

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知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

鬬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呌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

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内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伯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策斷上　蘇軾

二方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内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强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盖有以諸侯强偪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横行而至

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内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盖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盖

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國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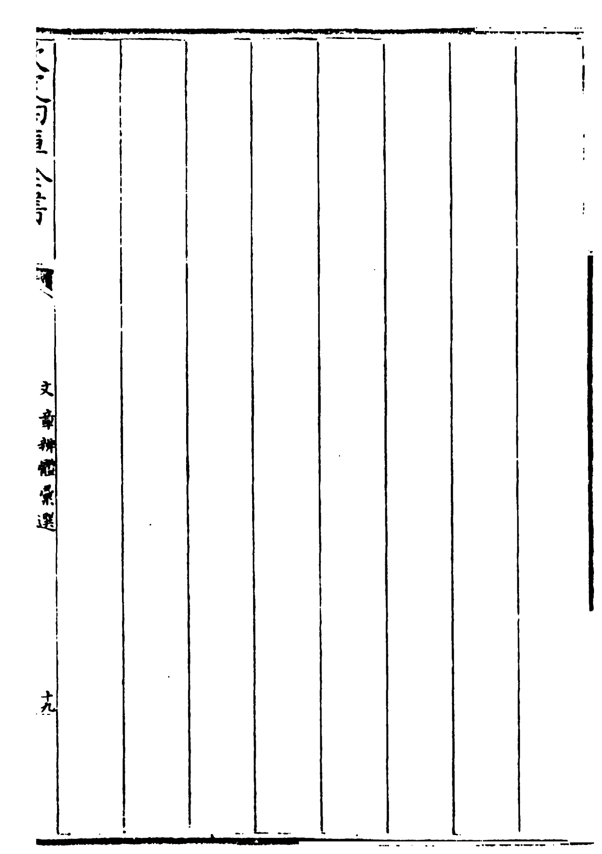
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盖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小兵無强弱有

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

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横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横秦則不然横人之欲為横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歷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䕺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勝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

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外域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强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

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邊庭震恐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茍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緦緦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為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衂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奸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為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九十三